

谭得伶



自选集系列

自选集



谭得伶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选集系列

谭得伶

自选集



谭得伶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得伶自选集/谭得伶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励耘文库. 自选集系列)

ISBN 978 - 7 - 208 - 06891 - 9

I. 谭… II. 谭… III. 文学研究—俄罗斯—文集 IV.
I51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8852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台令娟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谭得伶自选集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31
插 页 2
字 数 375,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6891 - 9/C · 270
定 价 45.00 元

总 序

木铎金声，中文百年。早在 1902 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建之始，“国文”便被列为学科建制的首要门类。1908 年，师范馆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延聘的教师多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1912 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国文部和国文专修科。1923 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改国文学部为国文系，并增设了国文研究科。及至 1931 年，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之后，又建立了文学院，下设国文、外文、历史三系。

历经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北师大中文学科广揽英才，一时风云际会，鸿儒咸集，不仅成为全国中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之一，也跻身于中国近现代文化与学术思想重镇的行列。

大学乃大师之谓。百年以降，不胜枚举的大家名师荟萃北师大中文学科，杏坛执鞭、弘文励教。昔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

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启功诸先贤会通开新，彪炳史册；今有郭预衡、聂石樵等一大批学高身正、享誉学界的后继者笃信精勤、蹇蹇远翥。这些上下求索的前辈学人，不仅用智慧与辛劳、学识与著述，也用他们的人格与情操，共同铸造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百年辉煌。

学术当为大学的“立身之本”。北师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常葆生机，与其自觉的学术追求不无关系。上世纪30年代，北师大成立国学研究所，时任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先生就曾中肯地告诫道：大学者，具有创造力之学府也，学术实乃师大之生命线；倘若学术不兴，则师大终将不能成其为“大”。

近现代时期的北师大，其学子多出寒门。生活上清贫朴素，学业上质朴自励，刻苦攻读、勤奋治学、务实严谨，蔚成风气。北师大过去曾有四字校训，曰：“诚”、“敬”、“勤”、“朴”。诚笃力行谓之诚，敬业乐群谓之敬，勤勉奋发谓之勤，实事求是谓之朴，精辟概括了北师大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气。而其中，“诚”、“朴”二字，更是百年师大中文科学术传统的生动写照。

笃实求真而不务虚华，质朴勤勉而锐意进取；朴学与创新兼容，学术与思想共济；既捍卫学术家园，又保持现实关怀；既恪守育才与“树人”之宗旨，又积极担当中华文化建设之大任。百多年来，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厄，无论历经怎样的变迁，北师大中文学科以“诚朴”为核心的学术传统始终不曾断绝，薪尽火传般代代相承至今。

当今时代，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人们从生存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大学在迎来空前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精神追求有可能被物质欲望所“悬置”的社会文化语境，失去轰动效应的中文学科，不得不面临一连串严峻的话题——中文学科的发展，如何面向当今的时代？与时俱进的革新诉求，如何不被浮躁、功利的世风所裹挟？“诚朴”的学术追求与引领社会文化的重任，如何在喧嚣中传承、坚守？

有鉴于此，北师大文学院的《励耘文库》出版了这套自选集系列丛

书。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视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前辈学人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回答。丛书作者均为本院成果斐然、卓有建树的专家教授。这些现已离退休的前辈学人孜孜程程、忘我耕耘,用数十年如一日的清苦与执着诠释着“诚朴”之精义,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丛书所收录的论文,均系作者自选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写作于不同时期、关注不同论题的学术文字,不仅是对作者学术生涯的一次欣然回顾,也以浓缩的方式集萃了作者精深的学术思考和卓著的学术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篇篇浸透着学识、睿智、思想与操守的文章,负载着传承百年师大优良传统的使命,见证了当代学者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与学术情怀。

这套丛书建构了一方精神守望者的家园。在这里,一群甘于寂寞的思想者,用执着与静思来面对飞逝的岁月和骤变的时代。他们身处喧哗之中,追求的却是潜心向学之中心灵的沉静。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和地位,但他们却享受到了精神的富足。作为百年师大中文学科悠久学术传统的又一批“代言者”,他们以其传承和光大中国文化的热望,以其诚信质朴、不懈求索的精神,为后学者树立了治学与为人的楷模。

先师鲁迅尝言:“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在文明传承和学术进步的链条中,这套丛书的著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是为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张健

2006年7月7日

目 录

自序	1
----------	---

高尔基研究

高尔基评传	11
《草原上》赏析	30
《海燕》分析	36
《母亲》赏析	44
关于《母亲》的一些资料	55
《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简析	65
高尔基在喀普里	77
高尔基四写列宁的启示	
——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十周年	95
高尔基与儿童文学	110
俄罗斯和中国的高尔基学简论	126
高尔基故居博物馆访问记	164
苏联高尔基研究专家奥甫恰连科、比亚里克访问记	172

20 世纪后半叶苏俄文学研究

《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前言	183
解冻文学的发展进程	187
解冻时期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	224

解冻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	248
解冻时期诗歌和戏剧的特点	269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	279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苏联道德题材作品	299
苏联解体前七年(1985—1991)的文学	316
今日俄罗斯文学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	350

作家与作品研究

谢甫琴科故乡之行	395
从歌剧《女佣工》谈起	
——乌克兰戏剧浅谈	405
谢甫琴科在中国	411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415
拉拉	
——一个极富诗意的的女性形象	423
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简介	435
叶赛宁	441
法捷耶夫	446
肖洛霍夫	458

参考文献	479
------------	-----

自序

今年是俄罗斯年，我的俄罗斯情结推动着我整理这个集子。

俄罗斯情结首先来自难忘的留苏岁月。1952年，我和200多名青年学子带着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送行时提出的殷切希望，踏上了辽阔的苏联国土。最初三年，我和五位中国同学〔1〕被分配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大学语文系学习。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们时刻感受到苏联老师和同学们伸出的友谊之手。我们努力跟班听课，老师们还为我们单独开小班上课，同学们则在课下帮助我们阅读俄文文学作品，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热情的鼓励和欢迎等待着我们。俄罗斯的冬天是寒冷的，但深厚的友谊温暖着我的心，鼓舞着我们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克服语言等各方面的困难，刻苦学习，闯过语言关，跟上同班同学的进度，而且学习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55年，包括我在内的六位中国学生转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在莫斯科，我们的眼界进一步开阔，频繁地穿梭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和作家艺术家纪念馆之间。正是在俄罗斯苏联文学的故乡，我们开始领略俄苏文学的魅力。五年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长，但是如果这五年代表着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么它的意义的确不能用它所占的比例来衡量。我的俄罗斯情结就是在那五年中深深扎根的。

1957年回国后，我一直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俄罗斯学这

〔1〕这五位同学毕业后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的刘宁和陆桂荣、南京大学外文系的陈敬咏、武汉大学外文系的金大辛和吕敞。

块土地上耕耘。在我看来,所谓俄苏文学精神,其核心就是俄苏作家普遍具有一种极强的社会责任感,经常思考社会重大问题,深刻的人文关怀的传统,关心生活、反映生活、对生活抱积极乐观的态度,以及极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也是俄苏文学对我国 20 世纪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对于我国 20 世纪文学来说,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确实非俄苏文学莫属。根本原因在于中俄两国国情接近,人民处境相似,文学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密切,可以借鉴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最多。我作为一名教师,更有责任在俄罗斯苏联文学和我国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之间架桥铺路。这些年间,我多次讲授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苏联文学史、苏联小说史、苏联当代文学、高尔基专题研究等课程,以及今日俄罗斯文学讲座等。

本文集的第一部分是有关高尔基的一组文章。引导我踏上高尔基研究之路的是我的苏联老师梅特钦科〔2〕。1957 年,是他指导我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高尔基塑造典型性格的艺术技巧》,梅老师的循循教诲和严谨的学风使我受益终身。

同样使我难忘的是 1979—1981 年间我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编选、翻译、校订《高尔基文集》(20 卷)〔3〕的那些岁月。高尔基是对我国 20 世纪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然而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却叫嚣要把高尔基倒过来看。因此,在拨乱反正初期,最早提出出版高尔基的著作,是理所当然的。这既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也有利于艺术上的借鉴和研究。《文集》编辑委员会集中了我国文学界、俄苏文学界的名家:主编夏衍,巴金、戈宝权、韦君宜、叶水夫、孙绳武、陈冰夷、姜椿芳、曹靖华、楼适夷为编辑委员会委员。这充分说明

〔2〕 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梅特钦科(1907—1985),苏联文学史家、文艺学家、语言文学博士、教授。1952—1985 年任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苏联文学教研室主任。写有大量关于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的专著及文章,苏联文学理论论文等。

〔3〕 《高尔基文集》(20 卷),夏衍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1985 年出版,第 1—8 卷以短篇小说为主,共收入 230 多篇,第 9—20 卷收入中、长篇小说 20 部。

高尔基在我国的重要地位。编辑委员会下设编译室,成员都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年俄苏文学工作者、高尔基著作爱好者。〔4〕我有幸参加了编译室的工作。解放后的17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过16本高尔基选集,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该选集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有些作品还不是从俄文直接译过来的,译文的质量也参差不齐。编辑委员会建议在原高尔基选集的基础上,参照苏联出版的《高尔基文集》(30卷,1949—1954)和《高尔基全集》中的《文学作品集》(25卷,1968—1976),先将高尔基文学作品选编成20卷文集(不含戏剧)出版。新出的《高尔基文集》中译本中有100多篇短篇小说是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而过去已有译文的作品也都根据原文作了校订。该文集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出版的外国作家文集之一,因其高质量于1991年获首届全国外国文学图书奖特别奖(1980—1990),深受读者欢迎。那几年间,编译室全体成员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认真翻阅了30卷的俄文《高尔基文集》和《高尔基全集》的前25卷,参加了文集中译本的编选、校订、增译、注释等工作。大家齐心协力,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文集的责任编辑陈斯庸先生更是一位亲切又严格的长辈,对保证译文质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编译室成员至今感激地怀念着这位恩师,怀念着共同翻译高尔基著作的温馨岁月。在此期间,我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高尔基的著作并深深地被这位带传奇性的伟大作家所吸引。这个集子里关于高尔基的一些篇章就是我学习高尔基著作的札记和体会,也有部分文章是为参加国内的一些学术活动赶写出来的。

本文集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主要涉及20世纪后半叶的苏俄文学,具体地说,就是苏联当代文学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20世纪的俄

〔4〕编译室主任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卢永福,副主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辉凡和北京大学的孙静云;成员有北京大学的孙新世,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蒋望明、张佩文、周圣,北京师范大学的陆桂荣和谭得伶。

苏文学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尤以20世纪后半叶为最。在解体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两大特殊文学历史现象:解冻文学(指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文学)、回归文学(主要指80年代后期的回归文学现象)。而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同过去的苏联文学相比,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我也想谈谈自己在“文革”期间有幸参加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室的工作和后来作为苏联文学研究所成员的那些岁月。由于北师大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全国培养俄苏文学教师的重要基地,^[5]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积蓄了一定的力量,1964年,当北师大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时,除设立教育、哲学、经济等研究室外,还设立了苏联文学研究室。我那时虽然是中文系的教师,但很快就自愿去参加苏联文学研究室的工作。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我的俄罗斯情结自然也起了作用,同时,苏联文学研究室的成员都是我的同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大都来自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正是这个研究室在“文革”期间,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恢复了业务工作。从1973年到1979年,研究室出版了16期《苏联文学资料》(内部刊物),总计数百万字。这些资料不仅提供了信息,也为教学和科研积累了材料。该刊主要是对当时,即20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文学动态进行跟踪——几乎每一期刊物都译介一部或数部新出版的文学作品,还有文艺理论评析,介绍文艺政策、文坛动态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李巴托夫的《伊戈尔·萨沃维奇》、格拉宁的《奇特的一生》等作品最初就是由《苏联文学资料》译介的。我也在该刊上译介了70年代的几部作品:

[5] 全国解放后,彭慧教授(1907—1968,1950—1968年间在北师大中文系任教)较早在国内系统开设俄苏文学这门课程,并于50年代开始招收俄苏文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因此,教育部于1956—1958年委托北师大中文系主办由苏联专家讲授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及苏联文学进修班和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院校培养了近百名俄苏文学的教学科研骨干。

伊凡诺夫的《永恒的召唤》、卡姆布洛夫的《火箭的轰鸣》、波列沃依的《统帅》等。

1980年,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苏联文学研究所。这是全国高校系统惟一的专门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单位。与此同时,《苏联文学资料》(内部刊物)也改为国内公开发行的《苏联文学》季刊。1982年初,我结束了借调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高尔基文集》的工作,回到师大,有幸成为苏联文学研究所的一员。十多年间,我和苏联文学研究所的同行们一面从事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一面完成了两项国家教委文科教材“七五”规划项目:1986年,我们集体翻译了列宁格勒大学叶尔绍夫教授的《苏联文学史》〔6〕;1988—1989年间,我们编辑出版了《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7〕。1992年,我们又接受了国家教委国际问题专项基金项目《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本文集中关于解冻文学的一组文章就是该项目中本人执笔的一部分,而《苏联解体前七年的文学》以及第三部分中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叶赛宁的文章涉及的是回归文学。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是20世纪后半叶苏联文学以至整个苏联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特殊文学历史现象。所谓文学的“解冻”是指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苏联文学的重大突破和创新;而文学的“回归”是指把过去不该丢掉的作家作品找回来。但这两大文学历史现象本身又十分复杂,是优劣并存、得失俱在的,在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然而近年来又重现了生机。同样,在我国,虽然出版界和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曾一度下滑,但我国的俄罗斯学界却坚持不懈地坚守

〔6〕〔苏〕叶尔绍夫:《苏联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49万字。

〔7〕《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谭得伶、潘桂珍、连铁主编,该作品选选入25位小说家、15位诗人、6位剧作家的作品,共130多万字。

阵地，做出了可喜的成绩。1980年创刊的《苏联文学》杂志（1995年改名为《俄罗斯文艺》）坚持了27年，在今年的俄罗斯年中更是焕发了青春，而且是目前俄罗斯境外惟一的一家译介俄罗斯文学的刊物。解放后和改革开放以来成长的几代俄罗斯学学者用中国人的观点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专著，译介了大量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文出版社、漓江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等在出版方面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本文集中的《今日俄罗斯文学》一文就是笔者近十多年向我国老中青俄罗斯学学者学习的收获和体会。阅读老一辈学者的著作，我往往感到特别亲切，阅读中青年学者的著作，我感到无比振奋，备受鼓舞。我衷心地感谢这些年来我国作出贡献的俄罗斯学学者。

本书第三部分刊登了我国著名古典文献学家、古代文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和书画家、北师大教授启功先生为纪念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作的字画，这是特别值得一提的。1986年，我应苏联作家协会和乌克兰作家协会的邀请去基辅参加全苏谢甫琴科纪念日的活动。临行之前我想，如果能请启功先生写一幅字带去，那将是送给乌克兰人民最珍贵的礼物。于是我来到启先生家，向他介绍了农奴出身的乌克兰诗人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启先生欣然提笔写了李白的诗句：“诗卷长留天地间”，然后是：“启功画竹并题”，接着写道：“献给乌克兰人民的伟大歌手谢甫琴科，纪念他逝世一百二十五周年。”在诗句的左侧，启先生还精心地画了几簇竹子。我欣喜万分，连忙将字画裱糊好，带着这件宝物来到基辅。在基辅大学召开的纪念诗人的大会上我展示了启先生的字画，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会后，我将礼物送往基辅的谢甫琴科博物馆并珍藏在那里。

20个春秋过去了，在缅怀启先生的悲痛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这幅字画，很后悔当时没有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当我知道北师大文学院有一位名叫谢尔盖·库兹米乔夫的年轻的乌克兰汉学家在邹红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是多么地高兴。经过邹红教授的介绍，我认

识了谢尔盖并向他提出希望能得到启先生字画的电子版照片。谢尔盖马上答应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请乌克兰《环球》杂志的主编拍了照并通过电子邮件发过来。本文集能收入这幅珍贵字画的照片,真得感谢乌克兰友人的热情支持。关于那次访问基辅的情况,可参阅本书第三部分的相关文章。

我啰啰唆唆地写了上述一切,试图说明:我这一生与俄罗斯文学结缘,这是我的幸运。与祖国对我的培养、与优越的学习和工作环境相比,我所做的的确微不足道。但我牢记自己是一名教师,是一名俄罗斯学学者,有责任在俄罗斯文学和读者之间架桥铺路。

由于笔者水平不高,掌握的材料有限,文集中的文章有的写作年代久远并写于不同的年代,书中必然有许多缺点、错误和不妥之处,我诚恳地希望专家、学者和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2006年岁末于北京

谭 得 伶

· 自选集